

台、華語語言接觸下的「有」字句

陳麗君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lekun1226@gmail.com

摘要

近年來雖然針對台灣華語「有+VP」構式的句法學和語意學相關研究繁多，不過由於缺乏系統性的語料蒐集以及使用率調查，對於「有+VP」的詞類、語法功能以及其傳播的原因不但諸家說法紛紜而且極少人提到其和「有+AP」的關聯。本研究利用語料庫羅列出含有「有」的各種句式，再利用李克特的五尺度問卷調查各種句式的使用率。最後運用 Traugott 的主觀化理論以及功能變化模式說明語法化下的「有」的語意 / 語用變化。本研究從句法、語意 / 語用變化的角度釐清了過去研究中的下列幾個問題：(1) 掌握台語和台灣華語的「有」的各種句式和使用頻率。(2) 比較「有+VP」、「有+AP」的使用，究明語言變化發生的原因，(3) 語言接觸後語法化下「有」的語意 / 語用可以推論為說話者要求確認或表現質疑的主觀態度，(4) 「有」的語法化過程。

關鍵字：「有」字句、語言接觸、語料庫、語法化、主觀化

一、引言

過去研究中對於現代漢語裡「有」的句式的規定，大多主張除了古典的少數成語如「有吃有穿」或「有請」之外，基本上後面是不跟動詞的（黎錦熙、劉世儒，1957；丁聲樹等，1961；趙元任著、呂叔湘譯，1979；呂叔湘，1984等），「有」後只能帶有名詞性的賓語。朱德熙（1982：60）認為「有」能帶名詞賓語和動詞賓語如「有影響、有準備」等，但這類動詞具有名詞的功能為「名動詞」，非名詞性功能的動詞如「有看、有寫、有去、有喜歡」等是不能用的。而「有+動作性動詞」的用法在過去漢語研究中往往被認定是方言研究或中介語現象之一。

然而近年來台灣華語的「有」字句的新用法由於其影響範圍擴大，逐漸引發重視。對於「有+VP」字句的看法出現了不同的視點。台灣戰後以來，所謂的「台灣國語」中常見的「有」字句如「你有吃飯嗎？有，我吃了／我沒有吃。」或者「有聽沒有懂」常常被認為是不合乎規範的、非傳統的、甚至是語言能力不完全的表徵。但是，近幾年由於電視、網路、報刊雜誌等傳播媒體的發達，台灣、香港的華語「有+VP」的用法，似乎越來越普遍，在普通話中竟也蔚為流行（孫琴，2003；楊文全、董于雯，2003；傅習濤，2007等）。儘管近年來針對「有+VP」構式的句法詞性（Syntactic）和語意的（Semantic）相關研究繁多，不過由於缺乏系統性的語料蒐集以及使用率調查，「有+VP」的用法和起因諸家說法紛紜，無一定論。而且也鮮少人論證台語和華語的「有+VP」、「有+AP」使用上的異同以及其和語言接觸的關聯性。

造成語言變化的原因不外乎語言外、語言內因素。在這裡所指的語言外因素是指台、華語的語言接觸，語言內因素是指語言本身內部的演化。這兩因素同時交互作用所呈現的結果便是現今台灣華語的「有」字句。本研究同時從語言外、語言內因素切入，試圖闡明語言接觸下語言變化的原因和結果。希望透過有系統的比較台、華語「ū（有）」構式的使用率來描述語言接觸的結果和語法化發生的過程。本研究利用語料庫，同時從句法、語意／語用變化的角度出發，期待解決過去研究中的幾個問題：（1）掌握台語和台灣華語的「有」的各種句式和使用頻率；（2）比較「有+VP」、「有+AP」的使用，究明語言變化發生的原因；（3）語言接觸後語法化下「有」的語意／語用可以推論（inferencing）為說話者要求確認或表現質疑的主觀態度；（4）「有」的語法化過程。研究方法上乃利用語料庫羅列出「ū（有）」後面帶有各種不同成份的台語句式後設計台灣華語的句式，再利用李克特的五尺度問卷（Likert Scale Questionnaire）調查各種句式的使用率（frequency）。最後運用 Traugott 的主觀化（subjectification）理論以及功能變化

模式說明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下的「有」的語意 / 語用變化 (semantic-pragmatic change)。

二、文獻回顧

(一) 現代漢語中的句法與語意——有 + NP 類

有關現代漢語的「有」的詞性以及語意，現代漢語語法基本上以「有」為動詞，所以對「有」的後接成分有著明確的規定及限制。朱德熙認為「影響、研究、準備」這類不需要加「的」就可以直接修飾名詞的動詞如「政治影響、歷史研究」為名動詞，同時指出此時的「有」詞性也有了變化，為准謂賓動詞。趙元任 (1979) 認為「有」做助動詞不用於肯定式，其帶有名詞性動詞的賓語為名物化動詞，高再蘭 (2003)、傅習濤 (2007) 也持類似看法，把這類帶有名詞性成分的稱為指稱性謂詞或是動詞的指稱化。劉月華、潘文娛、故韡 (1996) 基本上也同意「有」是動詞，他們也提出「有 + VP」的用法，以「近年來中小學教育也有了很大發展」為例，說明有的語意為「發生、出現」。不過，「發展」仍可以分析依據上列研究將之歸納為名動詞，而且時態標記詞「了」附隨在「有」之後所以在這裡的「有」仍然是動詞。也因此，呂叔湘 (1999) 將這種用法歸類於「有 (動詞) + (了)」以及「有 (動詞) + 所」構式是有其道理的。

有關「有」字句的語意，趙元任 (1979) 將之分為二類：「領屬」、「存在」。呂叔湘 (1999) 在這兩義之上多增加了「性質、數量到達某種程度」之一義。胡裕樹、范曉 (1995) 的分類和呂叔湘類似，分別為表示領屬、表示存在以及表示估量的「有」字句。而劉月華等 (1996) 除了以上三類外，更增加了「發生、出現」以及「列舉和包括」二義。不過，劉月華等 (1996) 所提出的表「發生、出現」語意的例句在呂叔湘的研究中是被歸納到「領屬」內，而表「列舉和包括」的例在趙元任和呂叔湘的分類下，是被歸納入「存在」之義的。又高再蘭 (2003) 將「有」帶名動詞的句式書寫為「有 + VP_双」也提出該句式的語意標記有三種：強調 (例如：這種事時有發生)、表示少量或輕微 (例如：有一些進步，有一些增加等)、完成態 (今年年產量有增加了)。然而，我們認為所謂少量或輕微的標記是由於數助詞「一些」的關係，並非「有」的本義，至於完成態的語意是因為後接「了」的緣故。如果用這樣的方法來看語意標記，那麼連動的各種副動詞都能成為語意標記，如「有長足的進步」就表示大量之義。這麼一來，「有」的語意不僅相互矛盾，而且不勝枚舉。有關「有」的本義，陳葉紅 (2006) 利用詞源學的方法提出「有」的本義是表示某種事物或現象的存在，「有」的其他表領屬、表估量、表列舉、表發生或出現之義都可統一在「有」表存在的本義之下。蔡維天 (2002) 共時的研究則

認為，「有」的演化過程為「擁有>存有>存在」。然而，就我們對語料庫進行有字句的語意分類時，發現有時很難斷定語意是領屬抑或是存在，而且判斷基準可能因人而異。如下例(1)「這座橋有兩層」，劉月華等將之分類為所有，但是我們認為也能將這座橋分析為場所詞，有兩層是存在於該場所的事物。由於本研究並非要討論其本義，因此暫時將實詞「有」的核心語意並列為「存在、領屬」。

爲了下節語料分析之便，下面列舉出過去研究所歸類的「有」的語意、句式以及其對應的例句。本文採用呂叔湘的單純且涵蓋性較廣的分類，例句採集主要來自呂叔湘(1999)以及劉月華等(1996)和趙元任(1979)。

1. 領屬。句法形態：(S) + “有” + (O)

- (1) 這座橋有兩層(劉)。
- (2) 教書這個工作很有意義(劉)。
- (3) 太陽有九大行星(劉)。
- (4) 情況已經有了變化(呂(有+了); 劉(名詞+有+動詞))。
- (5) 他有著藝術家的氣質(呂)。
- (6) 高第有過不少男朋友(胡)。
- (7) 我有事到上海去一趟(呂)。
- (8) 有可能我不去廣州=我有不去廣州的可能(呂)。
- (9) 今年的產品上有所增長，質量上也有所提高(呂(有+所))。
- (10) 有吃有穿。有說有笑(趙(有+V(賓語)))。

2. 存在。句法形態：時·場所詞+“有”+(S') / “有”+了·的

- (11) 屋裡有人(劉)。
- (12) 今天晚上有客(趙)。
- (13) 你不愛看，有人愛看(呂)。
- (14) 有(的)人愛看京劇，有(的)人愛看話劇(呂)。
- (15) 有人來看你(趙(兼語式))。
- (16) 有了(趙)。
- (17) 錢有的是(趙)。
- (18) 銅鏡上刻有花紋(呂(V+有))。

3. 性質數量到達某種程度。句法形態：“有”+量詞 / “有”+名詞

(19) 這條魚足足有四斤(重)(呂)。

(20) 熱帶森林裡的蛇有碗口那麼粗(劉)。

「有」基本上帶名詞，其帶名詞性動詞如例(4)、(9)的「有了」以及「有所」的表現。例(9)「有所」類同「有些」，在這樣的詞組中也可將「些」視為量詞。例(4)、(5)、(6)正如胡裕樹、范曉(1995:293)所述，「有」能和時態助詞連用，表示不同的時態。它帶上「了」，表示某事件已經完成的時態；帶上「過」表示某事件經歷變化的時態；帶上「著」，表示某事件處於持續過程的時態。

綜上例句，傳統的現代漢語研究中「有」的本義是存在、領有或是加上數量詞擴大領有的語意。在詞性上，「有」基本上為動詞，其後接成分是名詞賓語或帶有名詞性的動詞賓語或數量詞短語或時態助詞，我們將之通稱為 NP 類。

(二) 「有」的新句法詞性、語意、語用——有+VP

近年來的研究中有關「有+XP」句式內的 XP 從名詞以及名詞性動詞擴展到動作性動詞的用法的討論如雨後春筍。在「有+動作性動詞」句式中，「有」的詞性，從動詞、助動詞、副詞、體助詞、時態助詞到體標記詞等看法繁多，無一是從(傅習濤，2007；楊文全、董于雯，2003；高再蘭，2003；伍文英、夏俐萍，2002；宋金蘭，1994；陳葉紅，2007)。歸咎諸多意見歧異的最大原因是在研究方法上，缺乏系統性的收集語料，僅僅列舉幾個「有+VP」的例子，針對少數例子進行分析說明後便定案。眾多研究雖然同意「有+VP」產生的原因來自於語言接觸以及語言自然演變，但是卻不見和觸發語言變化的來源語言台語進行全面性的比較分析研究。

在「有+VP」句式中，「有」的用法以及語意，不少研究認為「有」表「完成體/貌」(宋金蘭，1994；陳葉紅，2006；高再蘭，2003；蔡維天，2002；湯廷池，1994；盧廣誠，1997 等)。湯廷池(1994)認為漢語的「有」與「了」是屬於完成貌語素「有」的兩個同位語。其交替規律如(22)。

- (21) a. 他昨天來了。
 b. 他昨天沒有來。
 c. 她昨天來了沒有？

6 《台灣學誌》第五期

- (22) 「‘有 / 了’交替規律」：a. 有→了 / ~沒__
b. 了 # 動詞→動詞__了

(21) c 的疑問句中「了」表示完成，「沒有」表示疑問，兩者都出現在動詞之後。在肯定答句 a 中刪除了表示疑問的「沒有」，只用「了」來表示完成。在否定答句 b 中，「沒有」出現在動詞之前表示動作未完成，因此不需要表示完成的「了」。並推論台灣華語中肯定答句的「他昨天有來」，可能是由於「‘有 / 了’交替規律」的消失所致。

盧廣誠 (1997) 沿用湯廷池的論點舉下面句子為例，提出閩南語的「有」表示完成，「無」用在動詞前表示否定，用在句尾則表示疑問。

- (23) a. 伊昨昏有來。
b. 伊昨昏無來。
c. 伊昨昏有來無？

蔡維天 (2002: 499) 則採用曹逢甫、鄭綦 (1995) 的觀點，認為漢語中「有」的五種用法分別為：擁有、存有、呈現、完成、斷定。前三種是前述現代漢語的「原本」的「有+NP 類」的用法，完成的用法指的是「有+VP」句式，斷定的用法指的是「有+AP」句式。其在分析完成用法時只提出「有+VP」的「有」是一個表達動貌 (aspect) 的曲折詞綴，其來源很可能是由某事件的存在而引申為該事件已完成之意，並以下例為證。

- (24) a. 伊有來。(閩南語、台語)
b. 她有來。(台灣國語)

那麼台語的「矣(了)」和「有」是否為同位語？如下例 (25) 答句 a 是對應於問句 c 或 d 的。疑問句 c 或 d 中，「矣(了)」表示動作完成的時態，都是接在動詞後面，疑問詞分別為「未(沒有)」、「敢(可)」。未知的焦點信息是動作完成與否。所以，否定答句 b 「猶未」接在動詞之前表示動作尚未完成，肯定答句 a 的「矣(了)」連結在動詞之後表示動作完成。相對的，e 句「伊有來」是疑問句 g、h 的答句，疑問詞分別是「有……無(有……沒有)」及「敢」，未知的焦點信息在於該動作或事件是否存在或發生，所以肯定答句以「有」，否定表現以「無」表現如 f 句。正因如此，從語用的角度來看「有+VP」問句的語意可以分析為與聽話者確認事件存在的有無、發生與否 (陳葉紅，2007；張仲霖，2009；陳麗君，2011)。其次，台語的「矣(了)」和「有」可以同時存在一個句式內「有+(名)動詞+矣」如 i，表示動作發生且完成。表完成的「矣(了)」常常

可以省略，但不能交替（除了語用的推意（implicate）語境外，不能用 a 來回答問句 g、h）。因此本研究從語意 / 語用學（semantic-pragmatic）的角度出發，透過語料庫以及使用率的觀察，再分析「有」句式的新用法。

- (25) a. 伊來矣。(他來了。)
 b. 伊猶未來。(他還沒來。)
 c. 伊來矣未？(他來了沒有？)
 d. 伊敢來矣？(他可來了？)
 e. 有，伊有來。(他有來。)
 f. 無，伊無來。(他沒(有)來。)
 g. 伊有來無？(他有來嗎？)
 h. 伊敢有來？(他可有來？)
 i. 伊有來(矣)。(他有來了。)

(三) 語言變化的原因——語言內、外因素

促成語言變化的原因有可能是語言內的因素和語言外的因素。語言內的因素常常是因為語言使用者運用語言進行溝通時是通過經濟化和簡約化的原則來表達語意，所以社會上的語言表現（除了死語外）是持續演化的。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討論語言變化的因素時，可以通過地理、社會、語言政策等的觀察，論述語言接觸所形成的語言變化。不過，語言內和語言外的因素是交互作用且無法切割的，因為人類語言的運用是在語言社會規範下進行，而社會的外部原因可能是觸發語言內部變化的誘因。

有關漢語中最近普遍產出的「有」+動態性動詞之用法，有學者認為是語言的內部原因所造成的。如宋金蘭（1994）認為「有」是漢語體助詞最早的源頭，早在殷商時代就已經產生了，因此現代漢語中的存在動詞「有」演變為體助詞是具有某種必然性。從邏輯上講，「沒有」既然是完成體的否定式助詞，那麼「有」就理應是完成體的肯定式助詞。湯廷池（1994）則認為在台灣肯定答句「她昨天有來」之說法也逐漸為大家所接受。這些合法度判斷上的演變不一定受了閩南語的影響，而可能是由於「有 / 了」交替規律的消失所致。

認為語言接觸的外部原因是形成台灣華語中「有」的新用法的學者如盧廣誠（1997）以及奧谷道弘（2005）等。盧廣誠以省籍、教育程度、年齡為變項，問卷調查華語中助動詞「有」的用法的接受程度。其調查結果顯示教育程度越低、年齡越高的接受度越高，以此證明「有」的新用法應該是語言接觸下的結果。不過，過去的調查方式是問受訪人

說還是不說的二選一，而不是採用尺度評量，因此在統計意義上是無法比較不同句式之間使用上的差異的。而且對於「有+VP」諸多句式之間以及和「有+AP」句式的接受度不同，也沒有說明。

認為語言內的因素加上語言外的因素造成語言變化的學者較多。如孫琴（2003）提出，從社會的外部原因來看，中國影視媒體中「有+VP」的句式是受到了香港粵方言的衝擊而形成的變異形式，而香港方言中的「有+VP」的來源很可能是受到了英語語法的影響。從語言內部看，是語言自身發展規律使然，語言內部要素的對稱性、趨同性，話語中的經濟原則促使「有+VP」與「沒有+VP」句式相伴而行，正如「有沒有+VP」疑問句也經歷了一個由不規範到規範的過程。楊文全、董于雯（2003）也持類似看法，認為在語言接觸中，港、台語成爲漢語共同語下的一種強勢語言，其顯著特點之一的「有+VP」的話語便成了一些年輕人尤其是新新類人的時尚標誌。又因爲已經有了「沒有+VP」句式，人們的語言類推心理也使得「有+VP」成了順理成章之事了。不過，傅習濤（2007：5）認為「有+VP」既然是古已有之，現在普通話中出現的「有+VP」並不是現代漢語發展中的新鮮事物，而是該結構的一種復興。所以他認為當前學界從「有沒有+VP」來討論「有+VP」出現的源流是有誤的。

本文認為華語中的「有」字句語言變化的原因是語言接觸以及語言內的因素促使的。由語言接觸觸發語言變化，再加上語言內的因素故而造成「有+VP」和「有+AP」的接受度的差異。不過，過去研究中看不到這樣的論證。即便至今，仍有人認為語言接觸後的「有」字句的變化是「台灣國語」的，是一種學習上的錯誤和混同的用法。

綜上所述，爲了有系統的探討台、華語的語言接觸下形成的「有」的語言變化以及其內涵、分佈以及其變因，本文利用大學生的口語對話語料庫提取並分析台語中「有」的句式和語意，再利用尺度測量法調查大學生對各種對應台語的華語「有」句式的接受度，最後借用語法化的概念來論述華語中「有+VP」以及「有+AP」等句式的語用、語意變化。

三、 研究方法

盧廣誠（1997）以及傅習濤（2007）都提到大學生是華語「有+VP」之新句式接受度最低的族群。這樣表示觀察大學生的使用率能夠推論的範圍較廣。本文以大學生爲對象，研究步驟有三：（1）自台灣大學生的口語語料庫統計台語「有」字句的句法並分析其語意，搜尋出和漢語不同的各種用法。（2）以前項結果爲基礎，設計各種和台語對應

的華語的句式後，問卷調查台灣大學生的各種華語「有」字句的使用率。(3) 比較各種不同「有」字句的使用率，利用 Traugott 的主觀化理論 ((inter-)subjectification) 來說明華語「有」字句的語用、語意的變化，同時說明不同使用率形成的原因。

台灣大學生的口語資料庫¹ (The Oral Corpu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以下簡稱 OCU) 的語料收集方法是上網公告徵求臨時工，以華語以及台語能力皆優的大學生為條件，確認彼此互不認識後，分時分次安排 2 人對話，並提供話題 (6 個話題分序為自我介紹、寒暑假計畫、政治社會議題、興趣或社團、課業、對台南的印象)²，使其自由進行對話。每組人員錄影 6 次，每次 30 分鐘，共收集了 7 組 14 人 (女 / 男 (2 組)、男 / 男 (3 組)、女 / 女 (2 組)) 計 21 小時的影音檔所建立的影像語料庫。本研究的台語「有」字句的語料乃自語料庫中隨機抽樣 3 組，女 / 男、男 / 男、女 / 女各一組，抽取各組前三次共 270 分鐘的對話。

問卷內容乃以前項結果為基礎而設計的華語的「有」字句用法 (問卷參考附件)。問卷設定句式的變項為「有」和「了」之間的對應關係句、「有」和各種時態詞的共起程度、疑問句和陳述句、是否有人稱的限制。華語的「有」字句的使用率的測量方法，是請受訪者判斷句子是否正確且常用，評價法是採用李克特式 (Likert Scale) 五尺度評量。五尺度分別為：5 用法非常正確且常用、4 用法正確且常用、3 滿普遍的、2 不是那麼常用、1 用法錯誤且完全不用。從中圈選出一項。比較各種句式的使用率是否有差異時，採用成對雙尾的 t 檢定。有效問卷共 94 份。

四、「有」的使用率——語料庫、尺度問卷測量

(一) 語料庫中的台語的「有」字句

大學生口語語料庫中台語的「ū (有)」字句的使用情形如下。以下例句台語用斜體、教羅白話字表記；台灣華語表記為非斜體、漢字。

¹ 該語料庫是國科會計劃編號 97-2410-H-006-063-成果之一。

² 由於說話者間的親密度和話題都會影響語用，為了得到較安定的語域，語料庫設定固定時間內的見面次數以及話題 (陳麗君，2005)。

表一 大學生口語語料庫中台語「有」字句的使用情形

語意	句式形態		頻次	例
1. 領屬	「ū (有)」+ NP		103	<i>Pài-it ê 一 二 節 ū khò ê sî-chūn...</i>
2. 存在	「ū (有)」+ NP	「ū (有)」+ N	139	<i>Goá mā ū tông-òh mā sī tiaⁿ-tiaⁿ lóng ē thiaⁿ in kóng...</i>
		「ū (有)」+ (N) + 疑	7	<i>Lí m̄-sī ū 寒訓 嗎; Thiann-kóng koh ū 國際週 sī-m̄-sī?</i>
		「ū (有)」+ (N)	13	<i>Goá chin-chêng ū, chit-má bô ah.</i>
		「ū (有)」+ 的+ (N)	27	<i>In-ùi ū ê ài siōng 輔導課</i>
	「ū (有)」+ 數量詞+ (N)		87	<i>Lí ū pòⁿ tang ê sî-kan...</i>
	「ū (有)」+ (數量詞)+ 名動詞		9	<i>Lí ū kè-ōe beh khi tòh-tiòh ah. Ū tām-pòh-á chin-pō.</i>
3. 性質、數量之程度	「ū (有)」+ 定語+ (N)		30	<i>Só-í lán tiòh ū chiok chē mih-kiāⁿ lóng hō in chò.</i>
4. 確認動作、事件的發生、存在和性質	「ū (有)」+ VP	「ū (有)」+ VP	102	<i>Goá ū khòⁿ pò-chúa pài-it iah sī pài-jī ē lâi. Só-í tī hia mā ū khai chit-koá só-hùi.</i>
		「ū (有)」+ 連動	37	<i>Lí kám ū khi khòⁿ hit ê pió-á?</i>
		「ū (有)」+ V + kòe (過)	43	<i>Lí ū khòⁿ-kòe 嗎?</i>
		「ū (有)」+ V + tiòh (到)	13	<i>Só-í chit-kái ū khéh--tiòh goá kám-kak chiok hoaⁿ-hí--ê.</i>
		「ū (有)」+ tih/teh/leh (在)+ V	44	<i>Goá ū tih phah ê sī 羽球 lah. Ū tih cháu sím-mih siā-thôn?</i>
	「ū (有)」+ (介詞句)+ 動詞		9	<i>Lí ê tông-òh, lí kám ū kap in thó-lūn cheng-tī ê tã-chì. Lí ū kã lín lú-pêng-iú kóng-kòe Tái-gú bô?</i>
	「ū (有)」+ (狀語)+ 形容詞		6	<i>Ū chiah-nī giâm-tiōng, kam ū chiok thiám?</i>
	「ū (有)」+ (V)+ 疑問詞		8	<i>Ū 嗎?</i>
5. 結果	V+ 「ū (有)」+ 結果補語		11	<i>Án-ne he thàn-ū chiⁿ hoⁿ?</i>

表一的分類是以過去漢語研究為基礎，分析語料庫後將台語「ū（有）」字句的句法和語意分為五大類：「領屬」、「存在」、「性質和數量之程度」、「確認動作、事件的發生、存在和性質」、「結果」，各類依其表現的句式再細分。其中 1-3 類（領屬、存在、性質和數量之程度）是和「過去的」現代漢語用法一致的類別。第 4 類的確認動作、事件的發生和存在或人、事、物的性質和第 5 類的結果用法是不見於現代漢語的。第 4 類的句式包含「ū+VP」類、「ū+（介詞句）+動詞」、「ū+（狀語）+形容詞」、「ū+（V）+疑問詞」；第 5 類句式是「V+ū+結果補語」。「ū+VP」類中又包含「ū+VP」、「ū+連動」、「ū+V+kòe（過）」、「ū+V+tioh（到）」、「ū+tih/teh/leh（在）+V」之五種和時態助詞（aspect）連用的句式。

在使用率上，各主要句式出現的次數分別如下。

「ū+NP」類：103（領屬）+186（存在）=289 次

「ū+VP」類：239 次

「ū+（狀語）+形容詞」：6 次

「V+ū+結果補語」：11 次

此外，「ū+VP」類內「ū+VP+ah」出現的次數是 10 次。

比較上述使用率可以發現「ū+NP」類、「ū+VP」類的使用率最高，「ū+（狀語）+形容詞」和「V+ū+結果補語」的使用率低。既然「ū+VP」類和「ū+（狀語）+形容詞」和「V+ū+結果補語」都是不同於現代漢語的用法，為何偏獨「有+VP」類獲得使用者的青睞，可從語言外部的因素和語言內部的因素探討。

從外部的因素來看，讀者可以從表一中的例句發現，台灣大學生的台語表現參雜了許多華語要素。如「*lí m̄-sī ū* 寒訓 嗎」，除了語彙的語碼轉換現象外，疑問句的句法很明顯的受到華語的影響。而華語語言內部的對稱性邏輯發展使得「ū+VP」比「ū+（狀語）+形容詞」和「V+ū+結果補語」容易成立（詳細內容我們將在下節一併討論）。因此，熟悉華語語法的大學生的台語表現中，之所以「ū+（狀語）+形容詞」和「V+ū+結果補語」的使用率偏低，有可能是受到華語的影響。也就是在語言接觸下，台、華語互相趨近。但是有關這部分必須要和其他語料庫對比後才能下定論。

（二） 台灣華語「有+VP」的使用率調查

以資料庫所收集的台語句式為基礎，設計了對照的華語表現後，將之隨機排列進行

問卷測量使用率的結果如下表二。測量的方法是採用李克特式 (Likert Scale) 五尺度評量。五尺度分別為：5 用法非常正確且常用、4 用法正確且常用、3 滿普遍的、2 不是那麼常用、1 用法錯誤且完全不用。數值在 3 以上表示該句式用法普遍，數值越高使用率越高，反之亦然。

表二 台灣華語「有」句式的使用率 (N=94)

句式	例句	使用率 (標準差)	
1. 「有+NP」	A. 有你的電話。	4.15 (1.05)	
	B. 你有病嗎?	4.56 (0.79)	
2. 「有+V+過」	C. 你有去過日本了嗎?	3.03 (1.20)	
	我有去過了。	2.80 (1.08)	
3. 「有+V+到」	D. 你有看到他嗎?	4.14 (1.04)	
	我有看到他。	3.94 (1.12)	
	E. 你有看到他了嗎?	2.91 (1.30)	
4. 「有+VP+了」	F. 你有看賽德克巴萊了嗎?	3.28 (1.30)	
	我有看賽德克巴萊了。	2.73 (1.21)	
	G. 你上課用的電腦有打開了。	2.4 (1.03)	
	H. 我有聯絡好對方了。	2.86 (1.18)	
5. 「有+V+補語 (完成)」	I. 你有吃飽嗎?	3.78 (1.18)	
	我有吃飽了。	2.26 (1.15)	
	J. 功課有做完了嗎?	2.68 (1.31)	
	有做完了。	2.1 (1.04)	
	6. 「有+在 (進行態) +VP」	K. 你有在聽我說話嗎?	4.37 (0.82)
		我有在聽。	4.25 (0.90)
L. 你有在讀書嗎?		4.18 (0.98)	
我有在讀書。		3.99 (1.06)	
7. 「(時間詞) +有+VP」	M. 小明有在家嗎?	3.43 (1.33)	
	N. 你剛剛有在家嗎?	3.54 (1.33)	
	O. 你明天有在家嗎?	2.8 (1.32)	
	P. 感冒有慢慢好起來了。	3.37 (1.13)	
8. 「有+V+ (著)」	Q. 兒子的信上有寫著下個月要回來。	2.88 (1.32)	
	R. 桌上有放早點。(位置)	3.9 (1.06)	

句式	例句	使用率 (標準差)
9. 「有+狀態動詞 (雙音節)」	S. 你們有認識嗎?	2.84 (1.30)
10. 「有+兼語句」	T. 我有聽她說過這件事。	4.19 (0.95)
11. 「有+介詞句+小句」	U. 我有跟他說你要來了。	4.08 (0.96)
12. 「有+AP」	V. 水果有冰了。(狀態)	2.86 (1.25)
	W. 她有漂亮嗎?	2.24 (1.10)
	有漂亮。	1.89 (0.91)
13. 「第三人稱+有+VP」	X. 她有喜歡你嗎?	3.25 (1.34)
	有吧。	4.23 (1.09)
	Y. 她有喜歡過你嗎?	4.13 (0.99)
	她應該有喜歡過我吧。	4.08 (0.96)
	Z. 她有打你嗎?	4.19 (0.85)
	有, 她有打我。	3.99 (1.04)
	AA. 她有吃飯了嗎?	3.53 (1.26)
有吃了。	3.14 (1.33)	

注：使用率的數值為所有調查對象的平均值和標準差。

1. 「有+VP」和「有+AP」的接受度明顯不同

假設：語言變化的誘因同時有語言接觸和語言內規律變化，符合受影響語言的語言內規律變化的句式比新的規律更容易被接受。

調查結果中「有+NP」做為對照組，我們發現華語「有+VP」和「有+AP」的使用率有明顯的不同。同樣是華語的新用法，但「有+VP」的使用率比「有+AP」顯著偏高。前一節曾經提過，語言變化的原因可歸納為語言外、語言內因素。從語言外因素來看，語言相互接觸的影響下台語「ū+AP」句式的使用率偏低，華語「有+AP」的使用率自然也不高。此外，華語「有+VP」比「有+AP」更容易普遍化的原因是語言內因素的增強作用。所謂語言內因素，除了一般存在動詞「有」的虛化現象已有世界諸多語言的實證研究外，在這裡特指的是原本現代華語中否定句「沒有+VP」/肯定句「VP+了」的不對稱、不規律的語法，演變為對稱的「沒有+VP」/「有+VP」是符合語言發展的簡單化、經濟化原則的。相對於華語「有+VP」的語言內因素，「有+AP」語法化的動機沒有對稱規律等直接因素(他漂亮/他不漂亮)，所以即使是在同樣的語言接觸情境下「有+VP」的使用率比「有+AP」來得高是符合假設邏輯的。

2. 「有」和「了」的共起與對應

過去研究中「有+VP」的「有」常被認為是表完成的體態助詞（宋金蘭，1994；陳葉紅，2006；高再蘭，2003；蔡維天，2002；湯廷池，1994；盧廣誠，1997；村上，2002等）。而台語以「有+VP（矣）」的句式呈現，「矣」可以被省略（樋口，2000）。如果華語的「有」真是表完成的體態助詞，「了」只是省略的部分而已。那麼「有」和「了」應該是可以同時出現且並行不悖的。為了釐清「有」的語意語用，我們的問卷內容是除了「有+在（進行態）+VP」以及「明天+有+VP」等表進行或未來事態以外的句式，設定了多數的「有+VP...+ ϕ 」、「有+VP...+了」的對應句式，藉以觀察「有」和「了」的共起關係。以下利用成對樣本 t 檢定（ ϕ ：了）、（了：了）、（ ϕ ： ϕ ）之間的接受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首先檢測（ ϕ ：了）句式間使用率的差異，比較句式 3「有+V+到+O」中的例句 D「你有看到他嗎？」和 E「你有看到他了嗎？」以及句式 13「第三人稱+有+VP」中的例句 Z「她有打你嗎？」和 AA「她有吃飯了嗎？」之對應句是否有明顯的差異。在 $\alpha = 0.05$ 之下，我們所建立的虛無假說是：「有+VP...+了」和「有+VP...+ ϕ 」句式的使用率並無顯著差異。檢定結果顯示，這二組對應句式間的 t 檢定結果都是 t 值 $< .001$ ，表示拒絕虛無假設，二組間有顯著的差異。即「有+VP...+了」的接受度比「有+VP...+ ϕ 」的接受度顯著的低。又繼續檢測其他（ ϕ ：了）對應的句式如例句 C 和 D、D 和 E 等之間的結果，一樣都是 t 值 < 0.05 ，表示有顯著的差異。但是例句 I「你有吃飽嗎？」和 J「功課有做完了嗎？」之間卻沒有明顯的差異。

接著檢測（了：了）句式之間使用率的差異，檢定對象是例句 C 和 E、C 和 J、F 和 AA 的 t 值分別為 0.339、0.015、0.186 > 0.01 ，表示接受虛無假設，句尾帶「了」的例句之間的接受程度沒有明顯的差異。

最後檢測（ ϕ ： ϕ ）之間即不帶「了」的句子之間是否有差異，成對檢定對象是例句 D 和 I、D 和 L、I 和 L、L 和 Z，結果各組都是 t 值 < 0.01 ，表示拒絕虛無假設，各組的使用率都有顯著的差異。綜合以上的結果分點說明如下：

- (1) 除了「有+V+完成補語（飽、完）」句式以外，句式「有+VP...+ ϕ 」比「有+VP...+了」的使用率顯著的高。
- (2) 所有帶「了」的句式使用率都偏低。
- (3) 「有+VP...+ ϕ 」各句式的使用率各有不同。試將使用率排序如下。「你有在聽我說話嗎？」(M = 4.37) \geq 「她有打你嗎？」(M = 4.19) \geq 「你有看到他嗎？」(M

= 4.14) > 「你有吃飽嗎？」(M = 3.78)³

綜合前二項的結果，台灣華語中「有+VP」和「了」的共存性較低，而「有」+V+完成補語（飽、完）的句式使用率也偏低。也就是說「有+VP...+ ϕ 」比「有+VP...+了」的接受度高，但是當「有」帶動作完成補語時「有+VP...+ ϕ 」和「有+VP...+了」句式之間的使用率沒有顯著性的差異。從以上結果，我們認為「有+VP」中的「有」並非只是表完成的體態詞，「有+VP」內的動詞是通過連接「在」、「過」、「著」、「到」以及「完」等動態助詞⁴來表現動作的現在進行、歷時經驗、持續狀態、到達、完成等語意的。「原來」華語「有」同時兼顧「了」的表完成動貌（aspect）功能（如我沒有看到他／我看到他了），但是其與「了」的同位語功能以及交替規律逐漸被分工制取代。「有」從人、事、物的存在即「有+N」，透過隱喻擴張到結果狀態或是動作完成的存在即「有+VP」，其核心語意仍然圍繞著存在，其完成貌的語意功能似乎逐漸回歸到「了」上。換句話說，在「有+VP+了」（如「我有看到他了」）的句式中，「了」表該動作的完成與否，「有」則表該動作結果的存在，呈現說話主體所認定的概念和態度，所以是情態標識詞而非動詞。至於「有+VP+了」比「有+VP」的使用率之所以偏低，表示華語「有」和「了」的語法功能分化尚未完成。當然也不能排除是因為和台語「 \bar{u} +VP+ah」低使用率的相互作用的影響。但是上述理由也可以用來說明當「有」帶動作完成補語時「有+VP...+ ϕ 」和「有+VP...+了」句式之間的使用頻率沒有顯著性的差異，理由是「V完」、「V飽」表動作完成，所以容易和「了」共存。又如「有+VP」並非在所有的時態情境下都能適用，如句式7的例句M、N、O、P中，表未來時態的例句「你明天有在家嗎？」相較於其他過去和現在進行中的時態詞的例句，其使用率較低。這都可為「有」和「了」處於功能分化的過程中的佐證。

3. 「有」的陳述句和疑問句之間的差異

如果「有+VP/AP」是屬於語用的溝通功能上說話者和聽話者間相互確認的功能，那麼疑問句和陳述句即問句和答句之間的使用上應該會有所區別或限制。

利用成對樣本 t 檢定例句 C、D、F、I、J、K、L、W、X、Y、Z、AA 的問句和答句之間使用率的差異，檢定結果除了例句 X 的問答組（答句是「有吧」，並非「有+VP/AP」句式的陳述句）外，t 值都小於 0.05，即問句和答句間的使用頻率有顯著的差異。也就是說，疑問句的使用頻率顯著的比陳述句高。我們認為，同樣是表明對於某個動作或事

³ 記號「 \geq 」表示前後項之間平均值雖不同，但是統計上沒有明顯的差異。

⁴ 胡裕樹、范曉（1995：349）說明這類「到」的用法，比較呂叔湘和朱德熙的觀點後提出「到」做為動詞的性質已經弱化，在某種意義上接近表動態的助詞。

件、狀態、性質的存在、發生與否的認知或態度，問句在要求對方確認或表現說話者的質疑的主觀態度的語意 / 語用焦點的功能上比答句強。如例 K 「你有在聽我說話嗎？」發話的狀況之一是說話者認為聽話者沒有注意聽話時，表現出的是說話者對聽話者進行確認或質疑的態度。其答句即非疑問句「我有在聽你說話」所表現的雖然也是回答者所認知的概念和說話主體的態度，但是和疑問句相比，在對聽話者表示確認以及提出質疑的強度上是無標的 (unmarked)。

因此我們認為華語中存在動詞「有」和世界上多數的語言一般，正處於語法化過程中，動詞性虛化、語意淡薄化 (desemanticization)。其語用上的語意乃自「存在」的本義出發，透過隱喻機制變化為表現動作或事件、狀態、性質的存在、發生與否。在語用上的功能是針對某個事件或動作，說話者要求聽話者的確認或者表示質疑的溝通功能以及主觀態度的表現。

4. 「有」的使用沒有第三人稱限制

如果「有 + VP + 嗎」的語用功能是說話者要求聽話者的確認或同意的相互溝通的功能，那麼確認的對象是否有所限制？是否僅限於聽話者本身的動作行為、狀態、性質，還是沒有對象的限制？還是適用於說話者與聽話者對於自者或他者的動作行為、狀態、性質的存在、發生與否的主觀的認知？在這裡以第三人稱做為「有 + VP」的主詞句為例，調查對他者的主觀認知，調查結果如表二內的句式 13，第三人稱主詞「有 + VP」句式的使用率並沒有明顯偏低。

以上，透過大學生的語料庫和問卷調查的使用率觀察當代台灣華語「有」的新用法以及其形成的原因。接下來我們嘗試利用語法化的理論觀點來說明其語言變化的過程和機制。

五、語法化的過程

有關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的定義，Lehmann 定義為「從非語法的狀態轉變到語法的過程」(Christian, 1982: 119)。Hopper & Traugott (1993: 4, 8) 認為語法化是語彙項目 (表現內容的詞) 轉變成為語法的 (表達功能的詞) 過程，而這些區別語意和句式的特質往往是通過歷時或是共時的發展過程中再建構而成的。據 Hopper & Traugott (1993: 3) 所述，80 年代以後的語法化研究可分成二類觀點。一類是從歷史的角度，探求語法形式的根源或是探討可能影響語法形式變化的典型的途徑 (如 Christian, 1982)。

另一類是從共時的方法，研究語言使用流動的形態（如 Heine & Reh, 1984; Heine, Claudi & Hünemeyer, 1991）。Heine 等人的研究焦點在於語法化形成的語用論的動機、認知的因素以及語法化下的語意變化。功能學派的 Givón (1979) 強調語言的規則和範疇在本質上都是依附於功能之上的。他從小孩和大人、克里歐和標準語、有無計畫的、句法的和語用的等二個極端的話語形態中去捕捉漸次變貌的會話形式。本文也採共時的方法，比較台灣華語和台語接觸下觸發而延展的「有」的語法化的語意變化的機制和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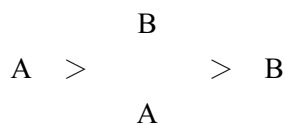
儘管什麼樣的詞彙容易語法化的看法不一，如 Hopper & Traugott (1993: 97)、Heine et al. (1991: 31-32) 主張基礎詞彙容易語法化。Sweetser (1988: 390)、Talmy (1983: 262-263) 則認為表現空間位置的詞彙容易語法化。日野 (2001: 83-84) 更擴大範圍提出主要的詞類如動詞和名詞都容易語法化。世界語言中從動詞變成助動詞的例的確不勝枚舉，如現代英語的動詞 *have* 從本動詞的用法 *have a book*，經歷了準 (quasi-) 動詞 *have a book to read* (有一本必須得讀的書) 和 *have to read a book* (必須讀書) 的階段後，成為了如 *have read a book* 的助動詞。更從助動詞變成連詞，如 *we've built a new garage* (Bybee, 1985; Bybee & Dahl, 1989 等)。現代日文的存在動詞「ある、いる」也在形態上語法化為「V+てある、V+ている」，從動詞「机の上に本がある」(桌上有書) 語法化成為補助動詞「もう勉強はしてある」(已經有讀書了)，從指稱的功能 (referential) 轉變為語法 (grammatical) 的功能 (日野, 2001: 80)。語法化的發展須要歷史的或共時的演變過程。Hopper & Traugott (1993) 提出語法化的功能變化模式：敘述的 (propositional) > 篇章的 (textual) > 表現的 (expressive)。敘述的是客觀的詞彙的語意內容，篇章的是和語法相關的篇章的功能，表現的之意為說話者在說話情境中表現出的說話者的態度以及立場。在經過了諸多語法化的事例的觀察後，Traugott 提出了「(間)主觀化 ((inter)subjectification)」的概念，即伴隨著語法化的進行，語用的語意上會逐漸呈現出說話者的主觀的信念和態度，這樣的過程稱為主觀化 (Traugott, 1995, 2010)。Traugott 的主觀化研究的特色，和認知語言學 Langacker 的最大的不同是在溝通的場域中，說話者的認知 (主觀) 如何反映於語言表現上，表現內容是其研究的重點 (深田、仲本, 2008: 208; 上標黑點為筆者提示)。本研究認為「有」的語用語意功能的發展是離不開說話者和聽話者的，因此採用 Traugott 的主觀化概念進行分析。

下例 (26) 中，例 a 的「有+NP」表客觀的事物的「存在」，例 b-f 的「有+VP」到「有+時態詞+VP」的例句中逐漸呈現出說話者或聽話者的主觀態度，在疑問句中更加上要求確認或是質疑的態度。基本上語意 / 語用的變化 (semantic-pragmatic change) 都是透過推論 (inferencing) 產生的，我們用 Heine & Reh (1984) 及 Heine et al. (1991) 的抽象化 (metaphorical extension) 或是淡薄化 (desemanticization) 來說明。抽象化是指語意從具體變化到抽象，具體的語意喪失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語意；淡薄化主要指的是

原本的部分語意喪失。「有」的「存在」義從具體的人、事、物的客觀存在的認定，在語用溝通的情境下擴張為說話者和聽話者之間，對於某個動作或事件、狀態、性質的存在、發生與否的認知，表現確認或質疑等主觀的態度。

- (26) a. 有 3 個人在家 (存在)、我家有 3 個人 (領屬)
 b. 他在家 (嗎) > 他有在家 (嗎)
 (存在與否的狀態的陳述) > (說話者對聽話者確認存在的狀態)
 c. 她喜歡你 (嗎) > 她有喜歡你 (嗎)
 (說話者對狀態的存在與否的陳述或疑問) > (表現說話者主觀的認知；說話者對聽話者進行確認)
 d. 你在讀書 (嗎) > 你有在讀書 (嗎)
 (說話者對於該動作的進行與否的陳述或疑問) > (表現說話者對聽話者的行為的認定、確認或質疑的主觀態度)
 e. 你吃飽了 (嗎) > 你有吃飽了 (嗎)
 (說話者對聽話者的動作結果狀態的陳述或疑問) > (確認；表現出說話者對聽話者要求確認的主觀態度)
 f. 他帥 (嗎) > 他有帥 (嗎)
 (說話者對人、事、物的性質的陳述或疑問) > (表現出說話者的主觀認知；表現出說話者對聽話者所認知事物表現出確認或質疑的主觀態度)

如同日野 (2001: 2) 所述，語意稀薄化 (desemanticization) 的詞彙，指稱的功能 (referential function) 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語法的 (grammatical) 以及表現的功能 (expressive function)。針對語法化的漸次變化的過程，Hopper & Traugott (1993: 36) 提出單一方向階段過程模式如下：



意即 A 必須要經過 A、B 的階段，才能到達 B 的階段。我們認為台灣華語的「有」目前處於 A、B 共存的階段，分別將其語意、語法、語用層面的變化過程示意如下：

(27)

語法	A 動詞	>	A 動詞：「有+NP」 B 情態詞(modality)：「有+(時態詞、介詞)+VP」、 「有+AP」
語意	A 存在、領屬	>	A 存在 B 說話者對某個事件、狀態、性質的存在、動作發生 與否的主觀認知或是對聽話者的確認或質疑
語用	A 敘述的	>	A 敘述的 B 表現的(說話者的主觀的態度)

六、 結論

現代台灣華語的「有」經過與台語的語言接觸，再加上語言內部因素的交替作用下，發展出一套新的語言樣貌。本研究利用語料庫羅列出「ū(有)」後面帶有各種不同成份的台語句式，再利用尺度問卷測量對應於台語的各種華語句式之使用率。最後用 Traugott 的主觀化(subjectification)理論以及功能變化模式說明「有」的語意/語用的語法化進展。主要結論分段敘述如下。

由於台灣華語中「有+VP」的使用率和接受度遠比「有+AP」、「V+有」來得高，所以我們認為台灣華語「有」字句的語言變化是同時受到了台語的語言接觸和華語語言內部的規律變化原則影響所致而造成不同句式的接受度不同。如 Givón (1979) 所述，語言的規則和範疇在本質上都是依附於功能之上。Langacker (1977: 103) 指出，說話者和聽話者的語言表現原則上都會最大的發揮「經濟化」和「簡約化」原則以達到溝通的目的。Hopper & Traugott (1993: 81) 也認為，說話者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如何去凝縮表現，或將多餘的語言成分簡單化等方式來生產新的話語方式，利用新的話語方式來提升表現性。因此「有+VP」句式很容易就被大量運用於做為「沒有+VP」的肯定句式。

此外，調查結果顯示「有+VP...+φ」比「有+VP...+了」的接受度高，但是當「有」帶動作完成補語時「有+V-完...+φ」和「有+V-完...+了」句式之間的使用率沒有顯著性的差異。因此我們認為「有+VP」中的「有」並非只是表完成的體態詞，「有+VP」內的動詞是通過連接「在」、「過」、「著」、「到」以及「完」等動態助詞表現動作的現在進行、歷時經驗、持續狀態、到達、完成等語意的。「V完」、「V飽」表動作完成所以容易和語尾詞「了」共起。「有+VP+了」比「有+VP」的使用率偏低，表示華語「有」尚未完全脫離表完成的動貌詞功能，處於語法化進行過程中。台灣華語「有」的語法化

過程從語意 / 語用層面上來看，其語意從「存在、領屬」透過推論變化為「說話者與聽話者間確認或質疑某個動作或事件、狀態、性質的存在、發生與否的主觀認定表現」，所以語意已經「抽象化」。在語法層面上，「有」的句式和詞性從單純的動詞轉變成動詞或情態詞之二者並行，依附於構式之上。

最後從語料庫和問卷的調查結果顯示「ū (有)」在台語的運用上和華語使用意識的頻比類似，我們認為台灣大學生的台語和華語有趨同發展的傾向。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丁聲樹等，1961，《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北京：商務印書館。
- 伍文英、夏俐萍，2002，〈現代漢語的“有+VP”格式〉，《邵陽學院學報》，第5期，頁119-122。
-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朱德熙，1990，《語法叢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呂叔湘，1984，《漢語語法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叔湘，1999，《現代漢語八百詞》，香港：商務印書館。
- 宋金蘭，1994，〈“有”字句新探〉，《青海師專學報》，第2期，頁33-37。
- 施其生，1996，〈論“有”字句〉，《語言研究》，第1期，頁26-31。
- 胡裕樹、范曉，1995，《動詞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 范曉，1987，《漢語動詞概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孫琴，2003，〈對話中的“有+VP”句〉，《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3期，頁162-166。
- 高再蘭，2003，〈“有+VP”的語意考察〉，《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頁105-107。
- 曹逢甫、鄭縈，1995，〈談閩南語“有”的五種用法及其間的關係〉，《中國語文研究》，第11期，頁155-167。
- 陳葉紅，2006，〈現代漢語“有”字本義探討〉，《安陽工學院學報》，第6期，頁120-123。
- 陳葉紅，2007，〈副詞性確認標記詞：“有”〉，《重慶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頁133-136。
- 傅習濤，2007，〈有+VP研究述評〉，《漢學研究通訊》，第26卷第3期，頁1-9。
- 湯廷池，1994，《漢語詞法句法五集》，台北：學生書局。
- 楊文全、董于雯，2003，〈語言變異：漢語“有+VP”句簡析〉，《語文建設通訊》，第75期，頁27-32。
- 趙元任著、呂叔湘譯，1979，《漢語口語語法》，香港：商務印書館。
-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1996，《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台北：師大書苑。
- 蔡維天，2002，〈台灣國語和方言中的「有」談語法學中的社會因緣與歷史意識〉，《清華學報》，第32卷第2期，頁495-528。
- 黎錦熙、劉世儒，1957，《漢語語法教材》，北京：商務印書館。

盧廣誠，1997，〈華語中的「有」字句在台灣的使用情形及其社會意涵〉，收錄於鄭良偉主編，《台、華語的接觸與同義語的互動》，台北：遠流出版社，頁 169-181。

二、日文書目

日野資成，2001，《形式語の研究—文法化の理論と応用—》，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

村上嘉英，2002，《CD エクスプレス台湾語》，東京：白水社。

深田智、仲本康一郎，2008，《概念化と意味の世界—認知意味論のアプローチ—》，東京：研究社。

陳麗君，2005，〈台湾における「国語」と「方言」の併用とその機能的共存—台湾中国語と台湾閩南語のバイリンガルの一例—〉，《社会言語科学》，第 8 卷第 1 期，頁 151-165。

陳麗君，2011，〈言語接触による言語変化と文法化現象の一例—台湾中国語“有”構文の分析を中心に—〉，《山形大学大学院社会文化システム研究科紀要》，第 8 期，頁 103-116。

張仲霖，2009，〈現代中国語における“有”+VP 構造について〉，《神奈川大学人文学会誌》，第 169 期，頁 165-188。

奥谷道弘，2005，〈台湾で使われる中国語の特徴に関する一考察—閩南語と標準中国語の使い方を比較して—〉，《天理インターカルチャー研究所研究論叢》，第 13 期，頁 51-72。

樋口靖，2000，《台湾語会話 第二版》，東京：東方書店。

三、英文書目

Bybee, J. L. (1985). *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Amsterdam: Benjamins.

Bybee, J. L. & Dahl, Ö. (1989). The Creation of Tense and Aspect Systems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tudies in Language*, 13, 51-103.

Bybee, J. L. (2003). Mechanisms of Change in Grammaticization: The Role of Frequency. In Brian D. Joseph & D. Janda Richard (Eds.), *The Hand 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p. 1-43). UK: Blackwell.

Cheng, R. L. (1985). A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Taiwan Mandarin and Peking Mandarin. *Language*, 61 (2), 352-377.

- Christian, L. (1982).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 Programmatic Sketch*. Vol. I (Arbeiten des Kölner Universalien-Projekts 48). Köln: Universität zu Köln. Institut für Sprachwissenschaft.
- Givón, T. (1979). *On Understanding Gramma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eine, B. & Reh, M. (1984). *Grammaticalization and Reanalysis in African Languages*. Hamburg: Hlemut Buske.
- Heine, B., Claudi, U. & Hünnemeyer, F.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pper, P. J. & Traugott, E. C.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77). Syntactic Reanalysis. In C. N. Li (Ed.), *Mechanisms of Syntactic Change* (pp. 57-139).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Li, Charles N. & Thompson, S. A. (1976). Development of the Causative in Mandarin Chinese: Interaction of Diachronic Processes in Syntax. In Masayoshi Shibatani (Ed.), *The Grammar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pp. 477-49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weetser, E. E. (1988).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emantic Bleaching. In S. Axmaker, A. Jaisser & H. Singmaster (Eds.),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eenth Annual Meeting - General Session and Parasession on Grammaticalization* (pp. 389-405).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Talmy, L. (1983). How Language Structures Space. In H. Pick & L.P. Acredolo (Eds.), *Spatial Orient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p. 225-282). New York: Plenum Press.
- Traugott, E. C.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D. Stein & S.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pp. 31-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 C. (2010). Revisiting Subjectification and Intersubjectification. In K. Davidse, L. Vandelanotte & H. Cuyckens (Eds.), *Subjectification, Intersubjectific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pp. 29-70).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附錄 問卷

請判斷下列句子是否正確而且常用。圈選 5~1 其中之一。“5”用法非常正確且常用；“4”用法正確且常用；“3”蠻普遍的；“2”不是那麼常用；“1”用法錯誤而且完全不用。選擇 1 或 2 者請改正下欄中的句子。

1. 你有去過日本了嗎?	5	4	3	2	1
我有去過了。	5	4	3	2	1
2. 你有看到他了嗎?	5	4	3	2	1
3. 你有看到他嗎?	5	4	3	2	1
我有看到他。	5	4	3	2	1
4. 你有看賽得克巴萊了嗎?	5	4	3	2	1
我有看賽德克巴萊了。	5	4	3	2	1
5. 你有吃飽嗎?	5	4	3	2	1
我有吃飽了。	5	4	3	2	1
6. 功課有做完了嗎?	5	4	3	2	1
有做完了。	5	4	3	2	1
7. 你有在聽我說話嗎?	5	4	3	2	1
我有在聽。	5	4	3	2	1
8. 你有在讀書嗎?	5	4	3	2	1
我有在讀書。	5	4	3	2	1
9. 桌上有放早點。(位置)	5	4	3	2	1
10. 水果有冰了。(狀態)	5	4	3	2	1
11. 小明有在家嗎?	5	4	3	2	1
12. 你剛剛有在家嗎?	5	4	3	2	1
13. 你明天有在家嗎?	5	4	3	2	1
14. 你們有認識嗎?	5	4	3	2	1
15. 有你的電話。	5	4	3	2	1
16. 兒子的信上有寫著下個月要回來。	5	4	3	2	1
17. 感冒有慢慢好起來了。	5	4	3	2	1
18. 你上課用的電腦有打開了。	5	4	3	2	1
19. 我有聯絡好對方了。	5	4	3	2	1
20. 我有聽她說過這件事。	5	4	3	2	1

21. 我有跟他說你要來了。	5	4	3	2	1
22. 她有漂亮嗎?	5	4	3	2	1
23. 有漂亮。	5	4	3	2	1
24. 她有喜歡你嗎?	5	4	3	2	1
有吧。	5	4	3	2	1
25. 你有病嗎?	5	4	3	2	1
26. 她有喜歡過你嗎?	5	4	3	2	1
有吧。	5	4	3	2	1
27. 她有打你嗎?	5	4	3	2	1
有，她有打我。	5	4	3	2	1
28. 她有吃飯了嗎?	5	4	3	2	1
有吃了。	5	4	3	2	1

~~感謝您的幫忙~~

The Usage of Taiwanese *U* and Mandarin *You* as a Result of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Taiwanese and Taiwan Mandarin

Tan, Le-ku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Taiwan, it is quite common for the word “*you/u*” to exist not as a verb. Many scholarships have focused on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you/u* + VP,” but there is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n “*you/u*” because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to systematic research on gathering material from corpus and the frequency of uses. Existing literature offers conflicted opinions on the parts of speech and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e of “*you/u* + VP,” but few researches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you/u* + VP” and “*you/u* + AP” in explaining the widespread use of “*you/u* + VP.” This research aims to clarify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yntax and semantics: 1. It aims to investigate all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with the word “*you/u*” in Taiwanese and Taiwan Mandarin and explore their frequency of usage. 2. It compares “*you* + VP” and “*you* + AP” and investigates the causes of this linguistic change. 3. It explores how the use of “*you*” has changed from “perfective” to indicate a subject’s attitude of confirmation or suspicion in language contact. 4. It discusse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you*.”

Keywords: *you/u*, language contact, corpus, grammaticalization, subjectification